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red and black floral motifs surrounds the entire cover. At the top center, there is a small horizontal line with a circular ornament in the middle.

柏杨文集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春辉

封面设计：戴铸仁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柏杨文集

肖云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激光照排	广西民族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装订	广西教育考试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0印张
版次	2000年1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63-3550-4/I·1161

定价：200.00元(全十册·单册：20.00元)

柏 杨

名人春秋

原名郭衣洞，祖籍河南辉县，1920年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等家庭，乳名小狮儿。

1946年，他大学毕业了，到了东北沈阳，担任东北青年日报社长、辽东学院副教授。1949年，柏杨离开大陆去台湾。从五十年代起，以郭衣洞本名从事小说创作，开始写作生涯。曾从事过政治活动，担任过成功大学副教授、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稍后又任《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六十年代，他用笔名柏杨为《自立晚报》和《公论报》撰写杂文，对中国文化的病态、流弊和社会、官场的阴暗面，作猛烈的揭发与攻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期间，他也饱尝了人生痛苦。他失过业，流过浪，生活游移不定，常常陷入窘迫的境地。

1968年3月7日，柏杨被捕入狱。事因是当时他在前妻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上，开辟了一个《大力水手漫画》专栏。其中有一幅漫画，内容是父子合购了一个小岛，在岛上建立了王国，并由父子二人竞选总统。这幅画触怒了台湾当局。他们以“侮辱元首”、“通匪”的罪名将柏杨逮捕。先以死刑起诉，后减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入狱后逢当局减刑，遂减为八年，囚禁

在太平洋火烧岛。

1976年3月6日，他期满出狱，又被软禁在岛上。直到第二年4月1日，经海内外及国际特赦会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共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近十年的铁窗生涯使他断了一条腿，但没有击跨他的意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全集》、《中国历史年表》三本历史著作。

1948年，他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在各地演讲，引起强烈的回响和争议。

柏杨已出版小说、杂文、诗、报告文学、历史著作等五十余种著作。有人将他在台湾的生活概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铁窗，十年史学”。

目 录

活该他喝酪浆

牛仔裤和长头发	(1)
老爹也在变	(4)
两头尖的利刃	(8)
严重的危机	(13)
古孝道和新孝道	(18)
德国来的一封信	(21)
代沟与祸福沟	(24)
齐天大圣也不敢写包票	(31)
蒋程九、移民、绿卡	(36)
活该他喝酪浆	(40)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45)
一个尊严的榜样	(51)
再一个尊严的榜样	(55)
另一个尊严的榜样	(60)
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	(65)
恶医、仁医	(70)
一刀、推销、天使	(76)
抗宰委员会	(80)
借书不还，天打雷劈	(84)
我们需要沉思	(89)

死不送书联盟	(94)
十大劣书	(98)
围棋和人生	(103)
恐怖的电视广告	(107)
到底荒不荒	(111)
喜剧、闹剧、悲剧、哭剧	(115)
剧本治荒法	(119)
头上碰了个大包之后	(123)
妙判、妙文	(128)
关于“异域”孤军的捐款	(133)
臭鞋大阵	(138)

按牌理出牌

女人的名字：强哉骄	(143)
三上吊与刘玉娘	(148)
弱者的名字：一滩泥	(153)
卜太太的烦恼	(158)
男人得自求长进	(163)
为别人想一想	(168)
十四到二十	(173)
英雄可扭转历史	(178)
打了不少小报告	(183)
祸国之官	(188)
恶医大辞典	(192)
某扒裤、小零件、王代表	(197)
恶医大阵	(201)
砍杀尔传奇	(206)
两项建议	(210)

对讲机风波与恐怖路·····	(215)
反撞大同盟·····	(220)
珍惜中国文化·····	(225)
文人无行乎? 文人相轻哉·····	(230)
恶补大国·····	(235)
三大考场舞弊案·····	(239)
自我牺牲·····	(243)

大男人沙文主义

人是会变的·····	(248)
爱情效用递减律·····	(253)
从一部电影说起·····	(257)
大男人沙文主义·····	(262)
三靠牌·····	(267)
奋斗的目标·····	(272)
“跑不掉”泥沼·····	(277)
唯夫史观·····	(282)
孤立主义·····	(286)
天下奇观的判例·····	(291)
我的生活·····	(296)
投奔中医记·····	(301)
资格埋没天才·····	(306)
两大奇医·····	(310)
孟宪杰大夫论医德·····	(315)
上查三代, 下查己身·····	(320)
荒芜了的处女地·····	(325)
谈《中国人史纲》·····	(330)
再谈《中国人史纲》·····	(335)

三谈《中国人史纲》	(340)
四谈《中国人史纲》	(345)
五谈《中国人史纲》	(350)
一块钱的战争	(355)
鸭子嘴	(360)
哥儿公子有福啦	(364)
头发的故事	(369)

早起的虫儿

倒立着的电灯泡	(374)
蛊	(378)
千年猫	(383)
思想侵入	(388)
透明光、蜂云、不死药	(392)
回答一封信	(397)
八〇年代大愿	(402)
分而食之	(407)
互相称呼名字	(412)
联考必须改变	(417)
不再托人带东西	(422)
认真检讨自己	(427)
第七愿	(432)
交通混乱大国	(437)
到底是什么邦	(442)
恐龙型人物	(447)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451)
返老还童	(456)
有嘉许、有飞帽	(460)

有待奋勇一击	(465)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470)
中国为啥不能	(475)
荡秋千的两个端极	(480)
千言万语只一愿	(485)
一场恶梦	(490)

踩了他的尾巴

中国人、中华人	(495)
踩了他的尾巴	(500)

活该他喝酪浆

牛仔裤和长头发

人的衣服跟人的思想一样，不断在变。

变得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女人的衣服。最近东京发生了一桩花边新闻，一位美国教习看不惯女学生穿牛仔裤，下令她们改穿裙子。老奶们群起抗议，硬是穿牛仔裤穿定啦。美国教习誓言跟牛仔裤对抗到底，如果失败，宁愿卷铺盖。记得想当年美国另一位教习，也曾大战过女学生老奶的短裙，他不准女学生穿短过膝盖的裙子上课，否则就两个“山”字加在一起——请出。那场战役的结局是知道的，女学生老奶们大获全胜，争取到“露膝盖的自由”。以致到了后来，女人们的裙子简直短得几乎看不见。

牛仔裤的原始特点是窄而且紧，要累得满身出汗才穿得上。现在的牛仔裤则恰恰相反，宽而且松，连两条腿都伸得进去。远远望之，好像两条棍子矗在那里。这种形状实在谈不上美，但却有二种好处，患罗圈腿的老奶，却可藏垢纳污，冒充亭亭玉立。

我不知道为啥老一辈的人总是对年轻人的衣服怒发冲冠，他们已忘掉自己年轻时也曾穿过奇装异服，和被更老一辈人嫉恶如

仇的痛苦。盖老家伙晕晕陶陶，在钱眼里打滚，忽然有一天，抬头一觑，咦，怎么年轻人穿的跟我不一样呀？于是，摇头叹气者有之，暴跳如雷者有之，在课堂上猛轰女学生者有之，将来说不定还会演出提刀上阵的场面。

女人身上的零件，具有先天的乱变本质，谁都挡不住，纵然挡住也不过挡住一时。其实，男人的衣服也在变（只不过没女人变得那么使人心惊肉跳罢了），十年前西装流行窄领子兼三个钮扣，现在则是宽领子兼两个钮扣。三十年前裤子流行的是宽脚管，宽得跟现在的女装牛仔裤一样，可以把尊足盖住；后来流行起来窄脚管，窄得好像二〇年代军人扎的绑腿；现在又流行不窄不宽的焉。四十年前皮鞋流行的是方头突起型，后来流行其尖如刀，现在则流行圆圆的焉。

男人的头发也使人喘气，从前只不过在发型上变，若飞机头、原子头、蝴蝶头、狮子头等等之头，现在却忽然跟女人竞争。据说有两个人在公园并肩而坐，甲曰：“嗨，那个女孩子真不知羞，光着脊梁晒太阳。”乙愠然曰：“他是俺的儿子。”甲道歉曰：“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他娘。”乙曰：“不，俺是他爹。”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长发，实在是一大困扰。顺便奉劝大街上向女孩子乱吹口哨的年轻小子，要先行分辨雌雄，才是上策。——好在女孩子胸部突突的焉，男孩子则一胡子脸，稍加留意即可。

结论是，柏老一位朋友（当然也属于老家伙之类），曾逼着他儿子把尊发剪短，儿子哀号曰：“老爹，你是不是教我变成怪物，走到哪里，都被人啧啧称奇？”老爹瞪得眼睛奇大，无言以对。该朋友去做西装，拉我作陪，量身时就跟裁缝师傅发生舌战，坚持要做宽脚管的，裁缝师傅晓以大义，该朋友正色曰：“我就是看着宽脚管顺眼。”活在七〇年代的社会，而大脑还停留在三〇年代，恐怕只有他自己看自己顺眼。

柏老并不赞成老年人一窝蜂随波逐流，但我们也不要太过分

地厌恶和恐惧新的玩艺。凡是新的，固然不一定是好的，是有价值的。但是，凡是好的，有价值的，却差不多都是从新的中产生。新，含有追求理想和开创天地的因子。我想，老一辈把力量用到正经事上吧，跟年轻朋友的牛仔裤长头发斗个啥。

老爹也在变

有些见了年轻人穿的跟他不一样就生气的老爹老妈，似乎认为天下兴亡，衣服有责。想当初北宋王朝末年，太太小姐们的鞋子，其鞋底有若干层焉，层层伸展，名曰：“错到底”。不久，金兵光临，杀得血流成河。于是学问庞大之士就恍然大悟，发现所以闹出这种局面，都是女人乱穿“错到底”鞋子之故，乃喟然叹曰：“妖孽妖孽。”好像只要太太小姐改穿一层底鞋，或改名为“对到底”，大金帝国的皇家陆军，就会全盘覆没。天下大乱之责，不在于男人不争气，而在于女人身上的零件，正是学问庞大之士的特征。

事实上男人身上的零件也在变，如果把历代老爹的玉照，一字排开，我们就可看出，不但变得奇离，而且变得离奇。明王朝老爹，穿的是现在古装戏上那一套，宽袍大袖，走起路来晃晃荡荡，偷人家一个西瓜藏到腰窝里，谁都看不出来。如果他大小是个官，腰际还会多一条铁箍似的“玉带”玩艺，把尊肚套住，以防山珍海味吃得太多，发生爆炸。清王朝老爹就不一样啦，头戴瓜皮小帽，足蹬朝靴，身穿长袍马褂，外加两只马蹄袖。该马蹄袖平常是翻在手腕上的，遇到马屁大典——好比说，可怜的作者要晋见编辑老爷之时，只听“噗”“噗”两声，将该袖拉直，盖住手背，以便打千。打千是啥？已没有几个人懂啦，真是可哀。夫打千者，半跪兼弯腰之英姿也。只跪一条腿，其状如欧洲中古世纪武士们拜见国王。不过不同的是，清王朝的马蹄袖是要擦在

地面上的，打千之际，擦地面的次数越多，被地面上的灰尘擦得越脏，马屁的段数也就越高。中华民国老爹，则耳目一新，西服焉、衬衫焉、领带焉，皮鞋闪闪发亮，走上马路，咯咯吱吱的响，好不风光。

历代老爹的三千银丝，也因时代而异。明王朝老爹把头发束起来盘在脑袋上。清王朝老爹则把头发编成辫子，像猪尾巴一样——好听一点，可说像大姑娘一样，垂在背后。至于中华民国老爹，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各位读者老爷有目共睹，可随时参观，不收分文，用不着我多嘴介绍矣。但必须注意两点，其一是，当初宝贵如命的辫子，忽然不见他娘的矣。辫子最大的好处是教人斯文，盖不斯文不行，打起架来，该辫很容易陷落敌人之手，那就非大败不可。所以据说从前的武林高手，往往练成一种“铁辫”奇功。一旦宣战，只要一甩，巨辫闪电击出，对方尊头就立刻开花。假如现在辫子还没有变掉，恐怕黑巷子里发生的节目，还要叫座。其二是，中华民国老爹的头发几乎全黑的，“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镜头很少。君不见，有些老汉是十九世纪隆重降落人间的，瞧起来却乌云一片。这不能不感激科学发达，发明了染发之药，使中华民国老爹跟历代老爹，大异其趣。吾友玄烨大帝，在清王朝坐龙廷时，有大臣劝他陛下染染头发，他曰：“自古以来，有几个白头皇帝？我能白头，也不容易，何必多此一举。”问题是，当皇帝的老爹，财大势猛，可以不必多此一举。当小民的老爹，为了生活，一天到晚豕突狼奔，就有多此一举的必要。前些时，我在路旁小摊上吃面，遇到一位朋友，寒暄了一阵之后，他指着柏老的尊鼻，诤曰：“从实招来，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柏老曰：“当然是真的，不信的话，你拉拉看。”该朋友曰：“不是指那个，是指你染过没有染过？”我本来想否认染过的，可是看情形我如果否认我染过，他可能妒火中烧，当场开揍，只好老实供曰：“染过，染过。”他喝曰：“你冒充少年，

是何居心？”呜呼，是何居心？天老爷明鉴，啥居心都没有，只是老不起罢啦。

再顽强的老一辈，力抗他心目中所谓的奇装异服，态度之俨然，好像他就是一贯道。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忘了他过去也曾变过。有一次，几个老家伙之类聚在一起，三杯下肚，谈起“想当年”跟更老一辈战斗的往事，诸如：打架、跳墙、偷钱、动刀子、推牌九，以及跟邻居妞儿眉来眼去，挑拨老娘跟老爹感情，等等英勇事迹，不禁眉飞色舞。其中一人曰：“俺读初等学堂时，是篮球健将，那时学生间最流行灯笼裤。”我讶曰：“啥叫灯笼裤？”他曰：“连灯笼裤你都不知道，真是老朽不堪。夫灯笼裤者，穿到腿上像灯笼，篮球健将特有的运动裤也。宽宽的焉，长长的焉，两侧有两条红带，裤脚管束着橡皮筋。穿上之后，裤脚管下垂，直到地面，跟现在那些摩登女人穿的拖地长裤一样。俺爹一见俺穿就穷吼，老娘更顽固透顶，扬言要把它用剪刀剪掉。可是俺穿在腿上，习习生风，从心窝里舒服。这都是小伙子时代的事，回想起来，真没意思。”柏老一把抓住他，训之曰：“好老头，你现在才觉得没意思，可是想当年你却有意思得很。昨天我还听见你在穷吼你的女儿，穷吼她的牛仔褲哩。”

柏杨先生写到这里，我那读高级中学堂的小孙女抱了一包东西回家，我一看就知道我的稿费单不见啦。孙女从大包里掏出小包，再从小包里掏出种种奇形怪状，叫不出名堂之物，然后披挂起来。其中最使我开眼界的，莫过于那双只有鞋底的鞋子，上面有两条长达五公尺的彩绳，在她的尊腿上来了个五花大绑，忍不住问曰：“这算啥鞋？”孙女理也不理，我只好叹气。孙女曰：“有啥好叹气的，对新的东西，老脑筋永远不能接受。哼！”我想，你这个娃娃别哼我，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五十年后，等你的孙女哼你吧。

《中国时报》宣布要举办一项民意调查，调查人们赞成不赞

成老妈们在大庭广众之中穿牛仔裤。调查的结果是啥，我不知道。不过这至少是一个自我测验，测验自己的尊脑是不是一盆浆糊。柏老活了这么一把年纪，而且才高九斗，学富五车，连英文字母都会念，却硬是弄不明白学问庞大之士，为啥总是对女人的裙子裤子，虎视眈眈。先是对裙子太短忧心，后来又害怕由裙变裤——目前的情势是，好像年轻老妈们天生的是穿长裙动物，一旦裙子略短，或一旦改穿长裤，就不得了啦，天要塌啦。如果女人的牛仔裤有如此强大的冲击力，我倒想建议联合国，万一两国交兵，派些牛仔裤临阵，岂不胜过百万雄师？依柏杨先生尊意，任何公共场所，无论它是学堂、巴士、工厂、办公室、写字间，老妈们如果穿着短裙，其扰乱军心的程度，远超过牛仔裤之上。阁下不信，不妨请几位医生老爷出马，在两种情况下，给一些胡子脸作一个心电图看看。

我想，人们如果能不坚持用自己的标准——尤其是连自己都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不管他年轻年老，也不管他是男是女），大家都有福。

两头尖的利刃

前天一早，听说一位住在台北县中和乡的老朋友，病情沉重，我就像奔丧一样地飞奔而去。该老汉正躺在竹床上哼哼唧唧，看情形就要寿终正寝。不免探询病情，以便通知殡仪馆准备后事。谁知道他结结巴巴，一会说是叉了气，一会说是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一会又说是腹膜炎，一会又说是抽烟太多拉肚子。我不由悲从中来，盖老汉一定是发烧昏迷，才说出这种不照路的话。就到他主治医师的诊所，探听根苗，幸亏那位主治医师，也属一面之交，拿出病历表一瞧，原来是一种外伤，尊肚受到猛烈撞击，需要躺床两个月，现在已躺床一个星期矣。

我立刻洞烛其奸，回到朋友处，该老汉又要宣传他害的是砍杀尔——癌症是也，我曰：“老哥，别乱盖啦，老老实实招供，到底啥病。”盘问结果，原来啥病也不病，只是挨了儿子老爷的两记尊拳。开揍的那天，老汉教训儿子，大概态度不够现代化，儿子老爷就在老爹的尊肚上表演了武功，然后落荒而逃。老汉所以哼哼唧唧，一则是疼痛难忍，二则也担心三十岁的儿子老爷，不知流落何方。

听了这一段“老汉奇遇记”，柏杨先生马上发出正义之声，要去衙门告状，让官老爷教训教训那小子。老汉一听，也不哼哼唧唧啦，满面陪笑曰：“没啥没啥，我已经好啦。”我曰：“好啦也不行，我非管不可，这不是你一人之事，而是伦常大变之事，非教那小子吃官司不可。”该老汉听说要儿子老爷吃官司，急火攻心